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八

蘇軾詩集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目郎

聯

上進

書狀

劄子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辯謗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大小之說見晁錯傳是

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此說見孫子用

間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如漢武連年出師天下之類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

之報老子云大軍之類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如唐肅代

以來蓄鎮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如唐九節度之師皆潰於郭城

類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謫尤重

如王恢首勸漢武用兵馬邑卒以自殺之類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

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

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

今不敢復言請爲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

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

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
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上事並見蓋用兵之禍物理難
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
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
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
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
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
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
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
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
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
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

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恙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
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
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
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
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
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
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趙元昊死其子諒祿立
熙寧二年仲諤掩納鬼
名山取綏州西方兵彘復於此名山本熟戶爲銀夏
綏州監軍用大飢諒祿數無兵民疲弊言諒祿欲發
史子乃說諸小帥密謀歸附神諤即奏言諒祿欲發
橫山族帳不過與州人懷土之意以故崑崙山率綏
銀州人義萬共謀順乞許向化兵上召轉運使薛向
詔關詢之與向同議奏曰名山兵力誠能據橫山而
効順於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保鄣會諤所遣
戶韓經持蠟書往與名山期者已歸報諤即夜發兵
馳赴綏州直抵名山帳而薛向亦責知絳州乃韓絳
降諤既以擅與被劾而薛向亦責知絳州
韓絳效深

入之計

熙寧三年諒祚死其子秉常乃李兵三十萬大

深中藥

入藥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深入藥

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使諤將兵城囉兀雪

爲董璿所併乃力結部落遷于武勝治平間既死
起復董璿言其利害擬王知慶州龍昌軍上即位加太保關中
士人蔡從入京爲平戎策以獻又獻和戎六事疏奏一
提刑院狀之乃以爲秦鳳路機宜後復從騎親抵龍
詔問狀之乃以爲秦鳳路機宜後復從騎親抵龍
召張詠問狀之乃以爲秦鳳路機宜後復從騎親抵龍
正言建古渭之龍河通遠軍其屬十萬口來附武勝會木
征以來詔知州破其乃集武勝爲鎮引兵討河州詔引兵
州之木詔知州破其乃集武勝爲鎮引兵討河州詔引兵
從之木詔知州破其乃集武勝爲鎮引兵討河州詔引兵
取木年春景思敗而董璿別將以龍昌軍上即位加太保關中
州明兵年春景思敗而董璿別將以龍昌軍上即位加太保關中
以兵年春景思敗而董璿別將以龍昌軍上即位加太保關中
則自用此兵年春景思敗而董璿別將以龍昌軍上即位加太保關中
山資訪熙寧四年七月庚戌遣檢證中書戶部張昞人察
李氏田氏所據良言制南江是乃古州布衣張昞人察
臣二氏田氏所據良言制南江是乃古州布衣張昞人察
會策死人改命之可納田數千頃若朝廷委廣西鈴轄劉策
等沅州又無以譚之梅山邵之飛山爲蘇方楊光潛所據

章淳造孽於梅

遂乘兵勢進克熊本發難於渝瀘
先山建安化縣熊本發難於渝瀘
節之利自官賣井已失其業而官又令納米折節於是有賣
結集吏數百切掠殺入兵甚衆駐泊景思忠等皆死
事乃遣檢正中書戶房熊本發如能自端並釋其罪本至
蜀乃檄召我州司戶曉諭夷界權領江安縣使密圖之
元官一日召議苗見於庭遂殺九十里夷人本乃上言江安
乞賞功以商議買田爲名誘致三夷人轉運使陳沅提刑
范百禄率蜀兵東兵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殺水路
大小四十六村夷而還事已遂責李曼然此等皆戕賊
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
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疆砥礪奮於功
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
安南即交趾也按交趾古
將軍路陣往開定南粵始自交趾刺史後漢建武中伏波
子正則反交趾馬援平定之建安六年立交州唐曰安
南都護府唐末交州爲曲顯所據顯死子承美嗣後爲
南海王劉襲所擒於是李進爲交州刺史愛州楊廷

藝攻進二
立廷藝故將吳權復擊公蒨殺之權死昌安投廷藝以自
死弟昌濤嗣昌濤死其佐呂旭坪之子綏乃授史瑞昌安
爭立驩州丁連率兵擊定之劉盛之子綏乃授連以交祐
州節度
連死弟審初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連尚阻兵專晚是年冬
表襲兄位不報後二年連發璽自別室盡出丁氏以養
尋封交趾郡王元死子諫越立已而龍越後遣使貢方物
所殺真宗曰既而沿海安撫郡碑上邕州至安州水陸
民以貪死用之土平未幾龍延入貢乃賜名至忠至忠
死子纔十歲其弟明與幾龍提使入貢立大校李公蘊發
兵俱擊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真宗乃授公蘊為
安南都護交趾郡王仁宗天聖六年公蘊死子德政
嗣皇祐七年德政死子日尊嗣日尊死子乾德嗣
會知桂州沈起劉彝張皇致發乾德乃發兵叛使十
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
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熙寧八年二月庚寅詔刑部郎
安置祠部郎中劉彝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先
是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注載取趾之策論者以
焉爭不省神宗即位王安石秉政言者謂交趾
已為占城所敗計日可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攻取

之策注辭曰今之溪洞非昔日之比或謂交人衆不滿
萬人傳者之妄契獨言交州起至則遺官入溪洞點集土
兵諸同騷然又遣薛奉誨納恩情州懷善美交人以爲
言上患之親批諭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
又於南方希賞妄作引惹釁事宜速罷起於是愈怨
起韓不復集舟師教水戰交人賞易一切禁止之愈怨
望以故大集兵丁欲謀事時知州蘇軾伺知之愈怨
書抵鼻反移丈勢阻議未幾交人果大率攻陷致廉
二州皮惡之求平尋四寨城力戰守節退留不進回保
鼻二遺張守節以兵三千赴援守節退留不進回保
上深咎鼻起皆編管遠惡州軍而王安石亦憂阻形於
辭色矣後詔郭達趙鼎高拱之戮戮甚衆李乾德乃降
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
元豐初來確旣排吳充罷相欲併遂王珪二畏確引爲
執政確語珪以能上責則相位可保珪喜適江東運判
欲收復靈武公能上語珪欲按之珪語檢正俞允二判
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按之珪語檢正俞允二判
告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按之珪語檢正俞允二判
俱得罪矣然有一策遂教充建取靈武之章書奏未幾
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四年冬遂命遵裕出環慶
刻昌作出涇原李憲留鳳州利誘出鄉延王中出五

路會於
興靈

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時劉昌祚兵獨先出塞斬大首領十五小首領

二百十九斬首二千四百至靈州城下接戰斬首二百七十二獲牛羊萬糧草五萬

陛下喜於

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

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

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

先是王韶既入觀王安石請率百官休賀上雖之既而後請

於是玉帶賜安石至是高遵裕拒靈川百里表賀

劉昌祚已表賀故其言及此

克靈川城遵裕即上

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

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

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

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

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

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
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
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
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
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
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
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
內憂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
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
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

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
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
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
自責安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
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
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
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

謂

太皇太后曹氏

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

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

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

事見上注

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
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
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
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
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
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
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
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
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
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此疏既奏上
案之數頗
思其言

代滕甫論西夏書

滕公名甫字元發後避高麗
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東

陽人也元豐四年西夏有變朝
廷亟欲進兵故公代甫上此狀

臣幼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
而肝肺枯涸無可言者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
有證似可施行惟 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
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
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
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
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寮上言欲用兵西方者皆
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
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
勇何往而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
商彭祖見論語及莊子世本云姓錢名鏗在
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自繫大木加

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情 陛
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
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
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
滅袁氏最為巧思請試為 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
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操在袁
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其子譚等幅而操歛兵者
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事見後漢本傳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返國益驕忠賢就戮紹初
欲進兵攻許田豐強諫件紹遂械繫之及軍嫡庶爭奪
敗還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乃殺之嫡庶爭奪
紹軍敗後發病薨未及定嗣眾以袁譚長欲立之審配
等遂矯紹遺命立袁尚為嗣於是兄弟各起兵交關終
底滅不及八年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不可
一舉蕩滅若懼而修德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